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二四

受祺堂文集四卷 李因篤撰

一

續刻受祺堂文集四卷 李因篤撰

一一七

宛溪詩文殘存不分卷 顧祖禹撰

二四九

愴園文集三十六卷 徐乾學撰

二五七

道光丁亥年新鑄

受祺堂文集

序

天下之文章與國家之元氣相感也當夫景運初開文明漸啓日星河岳之氣鳳麟芝菌之祥旁薄鬱積而為英髦奇士鉅人長德故其發之於言著之於筆皆先昭後偉炳古燦今為一代之冠冕以予所閱閩中孝天生太史其尤著也康

受祺堂文集

甲初年

朝廷開大科延致天下士太史應

名始出擢列清閫迴翔禁近飛文染翰名滿都下卒以

受祺堂文集

二

母老乞養退遂初服與一二遺民逸老商榷文史著書滿家自北地武切而後閩中學者皆以太史為宗百餘年來流風遺韻至今不

衰願先生之詩集海內已

家戶而戶祝之文集類多

散佚自陳情一疏外傳者

寡二世以為憾太史回里

明經馮君雲杏孝廉楊君

受祺堂文集

三

浚泉得太史之文若干篇付

諸梓既楊君又得太史之

文前刻未及者為續刻而

太史之文始稍完著矣

予聞太史拉里浚蓋肆其

力於古又詞評數百家采
精擷腴一時碑銘傳誌之
作皆出其手生平之文或
不盡於是編而雄文健筆
上規馬班下躡王李為一

代風會之所關為百年後進
之領袖者略見於此予嘉
兩君之能表揚其克正而
又知文章之光氣其不可
磨滅者必有所待以傳於

後也是為序

賜進士出身

太子少保頭品頂戴巡撫

陝西等處地方長白鄂山

撰

受祺堂文集目錄

卷一

疏一篇 策六篇

卷二

策七篇

卷三

序十七篇 記三篇 碑二篇 所二篇 信二篇

卷四

目錄

誌銘五篇 墓表四篇 行實一篇 啟三篇

雜著二篇

受祺堂文集

中南山人荆東李因篤子德著

邑後學荆山硯農馮雲杏樵雲編訂 男汝蕙校字 女葵

驢下西亭楊庚叅校 鹿原王大慶勳臣叅閱

寧夏太守武凌漢天章

助刊

已卯科孝廉楊浚松林

受祺堂文集序

恭康熙中關中儒者有李先生子德云先生徒步登制科與朱竹垞藝尊嚴蕪友繩孫潘次耕耒同稱四布衣供檢討職匝月遽陳情疏三十七上當是時李令伯之名震入下讀其疏者輒儀式其人知先生不僅以詩文鳴也然先生之詩傳矣而文集卒不出道光戊子余奉

命視奉學王梅岩大令手一編授曰此武天章太守楊松林孝廉所刊受祺堂文集也公其序之余嘗論文之載道也載其有用而已求用故學淵學淵故神古唐之韓宋之歐陽孰非體立用行者勝初空同子彌也關中虛隙羸劉上其失故張大耳而

受祺堂文集序

唐虞者乃爰居之駭鐘鼓也今觀李先生大墓遠期體彰而用益治河諸策十三篇以此洛陽治安都陽通考非但不愧之而已昔朱子讀康節書以為有王佐氣象李先生固亦有世思乎黃巢名一見于四庫館書目板而行之實自道光丁亥余非能盡窺蘊者竊謂其復古之功不在空同之下而又以斯集晚出致經世大略幾闕而不徹此則讀竟而喟然以歎者也

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嘉平朔日陝甘督學使者江西周之楨識

新刻受祺堂文集小序

李天生先生諱因篤字子德富平縣東鄉人也康熙初詔天下舉鴻博合肥相國李天馥少司馬項公景襄長安張大理公雲翼連疏荐

廷試超等第七授翰林檢討職旋卽告終養疏七上子告歸里杜門著書當時所稱天下四布衣之一也李石臺先生來泰有云是科鴻博當以闕西李氏爲首稱朱竹垞毛西河次之德州盧雅雨先生選山左

序

詩鈔內載先生告終養疏以爲我朝第一篇文章可以繼李令伯陳情表武功孫酉峯先生修邵陽誌亦載先生文數則謂其文可追班馬惜爲詩掩其爲名流推重如此受祺堂詩集田少華大令鏤板一時海內風行家有其書所著漢詩評儀小經上郡劉石生已嘗序而刻之惟文集久藏未刻乾隆年間詔求遺書邑侯廣川李公錄其文集呈入四庫館中其時寶竹亭先生鳳輝謀刻之未果後吾鄉党亦齋孔武

吳江右吳邑侯謀刻之又未果先生文集幾將泯沒無傳矣余向于曹春山先生處得抄本讀之奧衍鴻博力追秦漢經緯史寔闕世用李北地文太青而後罕有其儔也屢欲謀刻以廣其傳苦于力綿同志絕少置之案頭已經數十寒暑前歲春初及門楊孝廉過村齋偶談及之遂力任其事旋赴金城商及銀夏太守武天章雅意周旋各募貲助刻而百有餘年屢刻未遂之舉可以告成是可知鴻文傳世定自

序

有期前哲靈爽或式憑之而武天章楊松林亦可謂吾邑文獻之元矣侯邑也集刻竣余爲之姑序其付雕之絲起如是至序文冠集則更希名手焉道光丁亥春正月荆山硯農馮雲杏敬撰

受祺堂文集目錄

卷一

告終養疏

漕運

郊祀

聖學

荒政

治河

史法

卷二

天文

歷法

鹽政

錢法

樂律

屯田

受祺堂文集

目錄

用人

卷三

王子無異重刻張家宰鵬庵先生文集序

正學隅見序

創建朝陽書院序

前巡撫河南中丞常公寔一先生遺集序

譚使君舟石守愉紀畧序

釋氣燦元序

許使君列東雲雜孝廉億畧序

貞孝錄序

貞節錄序

大中丞焦公文集序

元麓堂詩集序

歸太舅白首先生詩序

鈕明府玉樵詩集序

康孟謀詩集序

王督學文石詩序

李筠菴墨林草序

高祿侯畫譜序

閻再彭先生六表並追饗丁孺人序

隱士莊擬山堂記

許使君捐俸置蓋屋養賢田記

重修宋張誠公橫渠夫子祠記

重修唐太尉中書令李西平王諡忠武贈太師塋廟碑

南南冢宰弦蒲公傳

南大宗伯元象公傳

卷四

朱大叅山輝先生墓誌銘

喬時伯先生暨配馬氏合墓誌銘

受祺堂文集

目錄

趙維舉公伯韶先生元配待 贈太孺人劉氏附墓誌銘

寧夏後衛教授鄉進士袁五白公墓誌銘

太守陳公臨谷墓誌銘 王公雲隱先生墓表

湖廣督學前方伯茂衍王公墓表

別駕明陽魏公墓表 邵陽文學康約齋先生墓表

先府君李公孝貞先生行實 答李隱君書

答許學憲

襄城縣義林述

題忠臣孝子詩畫

重葺縣北門石橋募緣疏

興善寺啟建冥陽水陸道場並濟天下孤魂募緣疏

受祺堂文集卷一

中南山人荆東李因篤子德著

邑後學荆山硯農馮雲杏編次

男汝蕙校字



告終養疏

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項景襄。臣李天馥。大理寺少卿臣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獲奉 俞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詔赴京。臣自念臣母年踰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

受祺堂文集

卷一

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須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母年七十。母子煢煢。相依為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已病或可諉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肯詎忍藉口所生。指為推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闥。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杖。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迥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壘之耻。奚償。即

受祺堂文集

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於士庶。寧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聞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概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捨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謏陋。而同時薦臣者皆 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斁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該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為有靦面目。去歲臺司部邑

受祺堂文集

卷一

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 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 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 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遠。情壅 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按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悚惶。奈病非分。念臣齒芽下土。受 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在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

二

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諗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有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還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子銜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臣無任激切符命之至

受祺堂文集

卷一

三

策

漕運

愚少讀太史公河渠之書而疑焉河渠漢初之漕實寓其中夫漕天下之重務也何爲舍漕不言而以河渠名其書也既長則爲漕較之學歷觀古今之因革利害之倚伏疏排隄堰之原委夫而後嘆太史公之用意甚深蓋治漕未有不本于治河者也治河未有不兼乎治渠者也顧治河以治漕人知之矣獨是治渠以治河而因以治漕遠之省飛芻以休民近之興水利以疆國率置而未講我不敢謂東南其有息肩之日也雖然漕天下之重務也舍漕孰可而急言治渠不可愚試先舉漕法之大畧

受祺堂文集

卷一

四

渠述舊聞而後折衷之禹貢帝都三面距河九州貢道之來皆以達河爲主說者謂繫達河于田賦之下是漕之源也然而未言漕也且吾終以甸服一條疑之蓋銓米之須未嘗出五百里則它州所賦者皆貨幣之屬耳春秋僖十三年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命之泚舟之役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說者謂泚舟以輸粟開渠以通糧道皆漕之寓也然亦未明言漕也且隣國告饑車出偶然而射陽至宋口特四境之內耳漢興高祖時漕山東之粟給中都官爲漕運之始張良曰河渭漕輓天下爲言漕之始魏漕書後魏漕江淮隋漕關東及汾晉唐漕東南宋漕入河汴凡四路元漕至中灤任城凡再變明惟會通河一漕

而已。至今因之。此漕運之始終也。歷代之都會不同。其取道各異。愚請得洞言其故。蓋漕之要有三。而其並行者有五。三者惟何。曰制用。曰恤役。曰議運。五者惟何。曰建倉。曰開渠。曰墾田。曰屯糴。曰復海運。何言乎制用。愚觀舊史。漢初之漕。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元封。則歲益六百萬石矣。唐初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至開元二十一年。則歲益二百餘萬石矣。夫肇興之君。百爲草創。其賜予之蕃。周給之優。以至宮室城池。乘輿什器之屬。一切倚于卒辦。是宜其多也。而數十年則已具。及其子孫守成而已。宜其簡也。乃或至百倍而不足。善哉。唐史有云。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呂祖謙曰。漢武官多。徒役衆。故恒苦不給。

受祺堂文集

卷一

五

邱濬謂官多而不切于用。宜汰冗員。徒役衆而無益于事。宜汰冗卒。則食粟者少。而民力可以日舒。由是觀之。國計之贏縮。在用之奢儉。不在漕之多寡也。何言乎恤役。自古輸粟。皆以轉爲名。漢唐宋之漕。皆轉相遞送。未有長運者。長運之法。始見于明。至今不改。夫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而今則遠自嶺北。湖南。皆直達京師矣。唐宋漕卒。猶有更番。而今則歲歲不易矣。一年之內。強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濤之險。洪楯之停。番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滬漏。淺灘。則費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率。上倉爲官費之阻撓。抵家之日。席未及煖。而催兌之檄。又下。運卒艱難如此。故周世宗議給路耗。每石一斗。宋江南

之船輸米。至三倉。卽載官鹽。以歸。苟推行其法于今日。卽同舟有利。而士卒之方。可以少寬。且也念漕丁之苦。長運之艱。卽以一粒與人。不敢忘其所自。而務爲樽節。此又與制用之說相通者也。何言乎議運。愚聞自古善理財者。必首劉晏。唐代宗廣德中。晏領漕事。先是。繇潤抵揚。以陸運。斗米費十九錢。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距河陰。斗米費百二十錢。晏造歌。艘支江船。減錢九十。夫晏所造船。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御十船。運米萬石。較之今日。十人一船。船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人少五十。米少一千。不甚相遠也。惟囊米尙未行。綱之耗減。卒之困敝。皆坐

受祺堂文集

卷一

六

此故。唐史謂。晏歲轉粟百一十萬。無升斗漏。然當時並未聞加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又隨處轉運。非若今長運于淺隘之漕渠者。其如兌反浮于所運之半。而歲損之數。追償迄無已時。蓋剝淺之費。廣挨次之口多。不幸而溺。遂至于盡耳。今宜如晏法。所運之米。悉盛以囊。遇河淺。則暫昇岸。上過淺。復昇歸舟。或分載小舟。亦有包封。雖偶溺。猶得取而出之。不致全失。其潰壞者。亦有它用也。然囊米而舟淺不能受。則奈何。夫旣實諸艫中。宜加艫上。而更以竹葦。旁蔽風雨。俟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曩以有爲。足支數年。其所費比所失。則有間矣。且前代運漕。皆民丁。至明始以兵運。愚考劉晏官雇運夫。而所需備直。皆

出鹽利。上無月廩。行糧之費而下有覈實。均支之樂。是又與恤役之說相通者也。三者舉而漕之用稍藉。積粟于國。兼藏富于民矣。則請言建倉。漢諸葛亮在蜀。運米集斜口。治郫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郫閣者。倉之別名也。後魏自徐揚內附。轉運中州。于水次隨便置倉。繇小平至大梁。凡八所。軍國有須。應機漕引。隋置黎陽常平廣通倉于衛陝華三州。轉相灌注。後又于洛口置回洛倉。積米至二千六百餘萬石。唐置河陰栢厓集津鹽倉。凡三歲。漕七百萬石。宋置三轉船倉于真楚泗三州。往來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善乎裴耀卿之議曰。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凌則寓乎倉。以待不滯。虛船不憂欠。託

受祺堂文集

卷一

七

比于曠年長運。其利倍之。邱濬亦謂漕粟給京師。經過以丁運。運而要害置倉貯之。則殫丁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廻轉而不長。運所漕之粟。亦可隨宜措置。或發或留也。則請言開渠。漢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從渭來。度六月而罷。而渭道九百餘里。時時為難。請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渡。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損漕省卒行之果利。明帝永平中。汴渠成。史特書之。隋初詔宇文愷率工鑿渠。廣道渠成。而關內便之。通濟渠成。而天下利于轉輸。永濟渠成。而北通涿郡。宋雍熙中。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自楚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使之。元至元二十六年。從壽張尹韓仲

暉議。自安民山開河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賜名會通。迄今漕道賴焉。又二十八年。從都水郭守敬議。疏通州至大都河道。長一百六十四里。節水通漕。為便。明年河成。賜名通惠。愚聞昔賢有云。漢武歲漕至六百萬石。雖征收過煩。亦由河渠既利。致之有道也。觀于漢既若此。考于歷代。又莫不然。然則渠與河相為表裡者也。則請言墾田。愚聞漢初之漕。資之山東。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隋漕汾晉之粟。宋漕陝西。陳蔡京東之粟。并給京師。而魏正始中。鄧艾行陳項以東。開廣漕渠。東南有事。汎舟達于江淮。而資食不匱。凡漕皆自有而北。此則自北而南矣。夫今之山東。河乃分晉。陳蔡。其也。舊

受祺堂文集

卷一

八

故也。昔以之給京師。餉戰士。而有餘。今之以養百姓。贍四境。而不足。無亦田不盡墾。而水利尚未講乎。唐貞元中。關輔宿兵。斗米千錢。江淮之米不至。六軍脫巾于道。會韓滉運米至陝。宮中置酒。滉進元正中。汝頰盜起。海船不至。遣官徵于江浙。下丐叛臣。得十餘萬石。最後升斗無與焉。善乎邱濬之議曰。人君之處國。當知富民之處家。有富人于此。附郭無半畝田。而惟外田之是資。且道梗坐而待斃。其無遠圖可知矣。管子曰。粟行五百里。衆有餓色。賈誼曰。越諸侯而調均。發微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故聖主當豐亨之時。為潤絕之慮。慎儉德務。使有餘。而丁歲旬之間。漕水務農。治

其海而不專區區待哺于遠漕也。則請言屯糶漢武作栢梁臺。徒婢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糶乃足。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糶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省關東漕卒過半。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春省甲士循河漕。漕穀至臨羌。揚武折衝之具也。夫壽昌之議。遇京輔有年可行也。充國之議。邊境無事。遇歲豐人和亦可行也。則請言復海運。海運之法。自秦黃隲始。唐人亦籍之給幽燕。杜甫詩云。雲帆轉遼海。杭稻來東吳。其據也。然用以足國。則起于元。而廢于明。其詳吾請于海運篇悉計之。惟是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皆仰東南。會通一河。譬人身之有咽也。一日食不下咽。則患不旋踵。况自右

受祺堂文集

卷一

九

皆轉般。而以鹽爲備。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又加兌支之耗。雖使食足如兵之不足何。蓋及國家閒暇。求元人海上故道。與海漕並行。萬一漕渠中滯。挹此注彼。胡長孺虞集所記。亦思慮豫防之一道也。而建倉可通于恤役。墾田屯糶。可通于制用。開渠復海。又可通乎議運。五者與漕並舉。而漕之害盡去。國不專恃乎漕。則漕將永便于國矣。抑愚更有進者。按今之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惟高郵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節度淮南。始于湖東築平津堰。以防之。宋宣和時。梅原後復修平門水扉。七十有九。明洪武中。州牧趙原始甃以甃。永樂十九年。加以甃之大者。景泰中。又護以木椿。而是

後一遇西風爲患。淪亡仍不勝計。至宏治中。少農白昂治河。奏以會通餘貲。開複河于高郵隄之東。其長竟湖。夾岸築土爲堤。椿木磚石之固。與湖岸同。引舟內行。以避甃社諸湖之險。比成。賜名康濟河。其在寶應越河。做此爲之者。始于正德中之卽中。楊景嘉靖中之御史聞人。諡員外范部。按察仲本。而事因循不果。行至萬曆十二年。以給事陳大科言。始築新堤。其西仍舊堤。而高與厚皆倍之。南北建二石閘。比成。賜名宏濟堤。然而河勢既強。奪淮入海。倒注清江。害將日深。故議者請固高堰。復諸塘。疏淮浦。以兼利上下之水道。俾有所儲洩。此一說也。又近年運道。秋末春初。往往以涸澁致阻。議者請九月以後。于青口之入

受祺堂文集

卷一

十

淮也。暫築小壩。截水以過舟。又于直沽之趨海也。橫作木閘。以遏水。遇淺則兩際約去七八里。橫立木欄。以限舟。其中爲門。凌洋河。潢使可容兩舟。分道上下行之。澆官于此。分籌授舟。次第遣行。俟有水各罷。則滯塞可以無虞。此亦一說也。自通都僅五十里。元所開河。廢塞已久。明臣數欲復之。未果。議水運者。請于城東鑿爲大潭。如積水比。引水自城西入濠。比轉而東注之。而于分水之入城也。築扉以司啟閉。于御河之南出也。建爲巨扉。以蓄其中之水。非滿不開。慶豐以東。每扉之旁。皆爲月河。以容挾扉之舟。此一說也。議陸運者。議于都城之東。官道之旁。更闢新路。二皆廣十丈以上。故道令官民往來。止行小車。漸道者

以通行輦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上而來者從右。道傍民居。皆令千百步之外。東西分廛。近道市酒食者。惟許作浮鋪。則水易涸。而泥易平矣。又于中道建一提舉司。其慶豐諸驛。原設驛夫。編為甲乙。專事修治。大車入門。免其稅。俾輸之提舉。以為甌石工作之費。又有司拘集車戶牙行。從公酌價。遇晴乾。每石若干。陰雨若干。泥淖若干。具數奏聞。永著為例。而于所費民田。或償于官地。或給以價。或除其租。視開河減數十倍。此又一說也。泃口崇岡。汗漫疏導為難。議者請于彭城西境。達乎夏邑。求河故趾。濬而復之。以殺其勢。河改而南北流。漸微。則秦溝留城之間。可免衝塞。徐南壅沙漸去。而蕭碭曹單。永有寧居。此一說也。

受祺堂文集

卷一

十一

河突徙。不常議者。請于禹之九道。元之四道。按圖分遣。屬邑。徧加疏濬。令由清入海。而別引沁水。從魏博折而東之。以濟造舟。此又一說也。兼采六說。以三要為綱。而徐圖其五。並舉之。漕其有賴乎。至于未兌。而禁弁旌之需索。既行。而勅漕官之催趲。將到。而清倉場之壅滯。及省經費。杜私裝。核簽報。優廩給。凡有關于運法者。司農與河漕諸臣。籌之無遺策矣。愚復何言。惟是古制淳樸。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高兵賦。于井田。無後世養官養民之勞。春秋戰國以來。師行千里。間有輸輓。然事已兵休。未至甚敝。今也聚京師。數百萬之口。待哺東南。天下之漕。約四百餘萬。入下之解。約六十餘艘。每艘費六百四十金。僅運米四百五

十石。又有折耗加貼。率數鍾而收一石矣。且用師未罷。萬里饋糧。誠公私交困之秋也。人至授一官。與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為念。而痛自裁抑。漸求其豐。則愚終以節用為拳拳焉。

受祺堂文集

卷一

十一

郊祀

愚觀帝王之道莫大乎事天。事天莫大乎郊。而後世每以分合之故相爭無成議。吾請得卽援天以正之。夫主郊之祭者天子謂之天子。猶云天地之子也。行郊之事者其治通乎天下。謂之治天下。猶云治天地也。故言天則地在其中。言郊天則祭地在其中。六經之言天必與地俱。孔子之言郊多與社並。天與地同壇。猶父與母同饗也。而或且曰離地與天祭之。非所以定一尊。混地與天祭之。非所以別二氣。嗟乎。此言分言合。各爲一說者之所由助也。其言合祭者本乎虞書。以爲舜典言類於上帝。稱上帝而不稱地祇。是天與地合也。其言分祭者本乎周禮。以爲

受禋堂文集

卷一

十一

大司樂言冬日至地上之圜圻以祀天神。夏至澤中之方圻以祀地祇。既稱天神而又稱地祇。是天與地分也。司樂之文類於巫祝之爲。所舉律同。自相背戾。先儒胡宏吳澂嘗辨其誤。吾姑不具論。而仍援天以正之。夫言其體曰天地。言其理曰天。而必曰天與地有異祇。然則言其朕兆曰天。言其主宰曰帝。而亦曰天與帝有異神乎。雖然禮之失也久矣。世必無兩是之端。而嘗有兩持之說。論者愈多。聞者愈惑。而一旦定爲合祀。則非盡破從來之解。無以奪積疑之見。而使之心服。如頌昊天有成命。序以爲郊祀天地。然其辭固不及地也。或疑此並非祀天地之詩。愚嘗考之。頌之樂章各有所主。烈文主太王。清廟主文王。至

受禋堂文集

辟公巡守期會祭告。莫不有歌。而獨於天地闕焉。可乎。且祀稷祀天。祀文配帝。所以配祭者。尙有其篇。而顧於正祭之天地。反不之及。又可乎。如太宗伯禋祀。祀昊天上帝。禮以爲並建。天神人鬼地祇。然地祇之祭。無所謂后土也。或疑此亦無害於天地之分。愚嘗考之。祀之行事。各有其詩。般之詩爲望。離之詩爲祖。其四岳河海。烈考文母。莫不同享。而獨於天地分焉。可乎。且天爲一壇。天神共爲一壇。所以從天者。咸有其位。而顧於配天之地。反不之及。又可乎。如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禮以爲辨其吉凶。名物陳序。然無有所謂后土地祇之服也。或疑此亦未足證天地之合。愚嘗考之。祭之衣裳。各有其別。祭先王則

受禋堂文集

卷一

十二

衮冕祭先公。則鷩冕。迨饗射。朝甸五祀。羣小祀。莫不異服。而獨於地祇。畧焉可乎。且祀上帝此服。祀五帝亦此服。所以隨時隨方。各爲一天者。猶畏其制。而顧於對祭之地。反不之及。又可乎。或曰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其色不同焉。或曰典瑞以四圭有邸。祀天。以兩圭有邸。祀地。其數不同焉。然何以不言所禮之地。所祀之時乎。禮莫大於祀。祀莫大於天地。於大宗伯所掌之三大禮。吉禮十有二之中。止言昊天上帝。不及后土地祇。於作器之時。始言禮天與禮地。祀天與祀地。固知所行之禮。則一而所用之器有二而已。合祭則其祭一。合祭天地。則其神兩。惟其神之兩。故或以蒼璧四圭。或以黃琮二圭。惟其祭之一。故

服無異服。歌無異詩。愈知所祭之神則兩。而至祭之神有一而已。况分祭之說。見於周禮。他經不載也。始於周禮之司樂典。瑞雖周禮不更載也。以周禮廢諸經。尚不可以周禮司樂典。瑞之微。廢周禮三大禮。十二吉禮之重。而可哉。郊交也。郊天者。掃地而祭。則地未有不與天交者也。地與天交。而後可以名郊。故凡祭天者。必有地焉。郊所以定天位也。郊天者。禮行而百神受職。則六宗山川群神。未有不合祭於類上帝之中者也。百神並從於帝。而後可以名類。故凡祭天者。必兼天地之貴神乎。然則言地必從其合。不言地不愈從其合乎。即魯事證之。卜郊不從。猶三望。魯諸侯不敢盡同於天子。故殺望於三。是郊之兼望也。而

受禋堂文集

卷一

十五

或疑其瀆天。初獻之後。遣官分祀於其壇。則非瀆矣。禮行於郊。而天神皆降。譬天子所臨。百官扈從。凡至之國。諸侯射享天子。而命其大夫士分享其扈從之臣。亦從乎禮意而已。即祭義證之大報天。而至日配以月。天尊其廣大不可得而見。故以日為至。月配之。是郊之兼日月也。而或疑其僭。夫尊日月以次於天。為三辰之至。設王宮夜月二壇於郊壇之側。則非僭矣。禮行於郊。而天神皆從。日月皆王燕飲而至。之以大夫。王嫁女而至。之以諸侯。即祭之時。社龍以句龍。稷配以棄。亦存乎祀法而已。况合祭之說。得之魯有郊之事也。得之祭義。有郊之文也。以郊兼日月與望。則非專祭天。謂不合地。尚不可以郊兼百神。則不必

更云。郊地。凡神之成象者。皆地氣之所為。謂地不在其中。而可哉。周之歲首在子。恒以子月郊天。而遂以郊為冬至。果爾。宜應節。即郊矣。而日常用辛。奈何。又周之孟秋。建午。恒以午月大社。而遂以社為夏至。果爾。宜顯名為社矣。而中央后土。在國中。與四立之月。四時在四郊。並稱奈何。夫郊本用辛。辛之日。不必為至之日。然以其月建而言。亦不離乎日至。故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祭地本與四郊。列為五帝。五帝之尊。不必若天之尊。然以其至宰而言。亦得謂之上帝。故記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聞之為召和氣。而祭者。恒於郊。為養萬物而祭者。恒於社。如四望亦於四郊之兆。禮所謂山川邱壟墳衍。各從其方

受禋堂文集

卷一

十六

是也。又如建寅之月。則祈農事於郊。月令所謂祈穀於上帝是也。即祈農事。則及先嗇。周禮所謂祈年於田祖是也。建戌之月。則報成於方社。月令所謂季秋祭獸於四方是也。建巳之月。則雩。雩則祭風雲雷雨。左氏所謂龍見而雩是也。建亥之月。則饗。饗則祭霜露冰雪。月令所謂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建卯之月。書則迎暑。而當春分之日。則朝日於東郊。周禮所謂仲春逆暑。祭義所謂祭日於東是也。建酉之月。夜則迎寒。而當秋分之日。則夕月於西郊。周禮所謂仲秋逆寒。祭義所謂祭月於西是也。凡此分祭之貴神。皆專主一事之帝。而五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穀司寒。八蜡諸小祭。不與焉。其國有大故。以所主之貴神。旅